

黃沙碧血戰新疆

(九)

郭岐

天留硬骨報國恨·忠烈祠裏再世人

德蘇戰局危而復安

民國卅四年九月廿二日，筆者被移往烏蘇城內作囚。第一次提審過後，敵酋波里諾夫果未食言，在第二天就派來一位會說漢語的哈族青年，前來汽車廠儲藏室，也就是我的臨時被囚地，向我報到，歸我使喚。同時帶來了一頂蚊帳，讓我

這個囚房主人，不再受蚊蠅的攻擊，頓時減去不少痛苦！這可以說是作囚人破天荒的榮幸。因為該哈族青年，一向崇尚自由生活，對我政府施政素有好感！對共產極權向極反對，尤對老毛子俄國人，更無好感！在相處期間，他對我非常恭順，我想要什麼物件，他都可以弄到，如牙刷、嗽口盃、牙膏、毛巾、肥皂，以及換洗的内衣褲等，都能如數拿來，讓我使用。對我這個作囚人，真是方便不少。這當然都是敵酋波里諾夫的安排。不知因波里諾夫對我審問沒有記錄，還是因他在「東土」政權不能作主，過了三天我又被敵人提審。我記得二次提審的時間，是民國卅四年九月廿五日，地點仍在敵方烏蘇指揮部會客室內，而主審人員一眼就看出，是個碧眼黃毛的俄羅斯

人，當然就是真正主宰「東土」的幕後主人。對新疆各族語言，他都會說，對我的審問也不用翻譯。以我的推斷，他就是原駐新疆紅軍第八軍團政委，後任東土耳其斯坦革命委員會主委的葉夫西諾夫。走筆至此，對於擾亂新疆的真正罪魁禍首，不能不作一次交代。

民國卅三年（一九四四）初春，正是德蘇大戰的緊要關頭。也就是俄京莫斯科危在旦夕之際。俄酋史達林爲了解除此一危機：除一面向美國求援告急外；一面就近徵調原駐新疆的紅軍第八軍團，由新疆出發去增援俄京。不意當葉夫西諾夫率紅八軍團，由新西移到中亞哈薩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圖時，俄軍因迅速獲得大批美援，力量突增，竟在史達林格勒一役，反將德軍擊退；莫斯科被圍之危，就此解除。俄酋史達林在獲得喘息機會之餘，就又想到他派紅八軍團佔新疆已十年，猶如煮熟的鴨子又被飛去。他前思後想，覺得實難甘心，乃即時下令葉夫西諾夫，就在阿拉木圖，重組解放「東土耳其斯坦革命委員會」，要他負起再將新疆奪回的重責大任。這就是民國卅三年冬，在伊犁邊區發生暴亂事件的真正原因

。經過一年的動亂，地鄰俄境的伊（犁）塔（城）（阿（山））的三個行政專員區，就變成「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」的領土，葉夫西諾夫也就成了「東土」的太上皇。當然比時任「東土」國防部長的波里諾夫更能作主。那時他當了審問我的主審大員，就以勝利者的姿態與目中無人的口臉，開始向我審問：

「自你駐防精河，不讓東土軍越雷池一步。現在全師覆沒，你也成了俘虜，不能再稱常勝軍了吧！」

「本師自進駐精河，從未打過敗仗，當然可稱常勝軍。至於棄精援烏，沒有成功，最後全師覆沒，乃是受大自然形勢所限，並非被你們打敗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我還是常勝軍！」

「那你現在成俘，還有何說？」

「本人寧死也不作你們的俘虜；是你們把我救活，我還有什麼話好說！」

「我們救活你，當另有所求！希望你據實回答。否則就有你的苦頭可吃！」

俄人險詐審問消息

本來我對老毛子俄國人，向有反感，原不想回他的話。因我早已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，何懼之有？你要槍斃我，正是求仁得仁。但旋又想及，他比波里諾夫還能作主，正是我攻心的對象，於是就改變了求死的主意，乃趁時乘勢，隨機應變與葉夫西諾夫展開一場舌戰。他在恐嚇我後接

下就問：

「你們中央政府，對新疆究採何種政策？」

「仁政！」

「什麼叫仁政？」

「就是實行三民主義，凡新疆境內的各民族，都一律平等！」

「這你就說的不對了，那你們漢族人統治新疆，為什麼要亂殺人呢？」

「漢族人主政新疆，要亂殺其他民族人，有何事實？你能舉個例子嗎？」

「哼，要舉事例，那可太多了！現在我們維哈族人起來革命，就是被你漢族人亂殺所逼出來的。你看我們『東土』政府的要員們，那一個不是由你們漢族人所設的監獄內放出來的！」

「你所舉的事例，是指離任的盛世才而言？」

「反正都是你們黑大爺（漢族人）就是了！」

「盛世才主政亂殺人，既不能代表中國中央政府；也不能代表漢族人？」

「盛世才既是漢族人，又是由你們中央政府所任命，為什麼不能作代表呢？」

「盛世才出任新疆督辦雖由我中央政府任命

，但他以後自動參加了國際共黨組織，而他在新疆亂殺人，也是參加國際共黨以後的事，其中所殺的漢族人，尤多於其他各民族。由此可知，盛世才在新疆亂殺人一事，完全是受了國際共黨的指使。此中的道理，我想你比我更清楚！」

「你的強辯奪理，都是笑話。盛世才既不能代表中國中央，你們中央政府何不下令將他撤換呢？」

「我中央政府想撤換盛世才，談何容易？因他背後有靠山；他的靠山是誰，我不說出，你也會知道的。於今我中央政府派了大軍，進入新疆後，才將他調走。否則沒有國軍作實力後盾，何能把盛世才調走？」

「你的謊言，只能騙三歲小兒，對我葉某人完全無用。撤換個地方上失職人員，中央政府下個命令就夠了，何必勞師動衆，驚動中國軍隊呢？你們漢族軍隊開入新疆完全在鎮壓邊疆民族，才是真正主因，想你無話再說吧？」

「我的回話，都是事實。於今你硬往牛角尖裡去鑽，我已無話可說。你如認為我的態度不好，現在就把我拉出槍斃好了！」

葉夫西諾夫一看我拒談國軍入新理由，於是一轉話鋒，就談到本師固守精河往事。乃接下就問：

「你用何術，能使精河一線固若金湯，使我軍無法寸進？」

「總而言之，全師官兵守土有責；分而言之，沙山頂上建成碉堡有以致之！」

「你自負是常勝將軍，於今成爲我俘，還有

何說！」

「以我全師來說，向未打過敗仗，當然是常勝軍了！於今我的被俘，乃是被大自然所困，並非戰敗被你們所俘。你們僅拾了一個死人，活人拾死人的事，沒有值得驕傲的地方，任何人都可做到！」

「我方已打了勝仗，就值得驕傲！」

「你們眼前雖然得了勝仗，僅短暫一時的事，猶如夜間曇花一現而已！俟天明太陽一出，那個曇花就凋謝了！」

「你的比喻我還不懂，請你再加解釋。」

「過去我中央政府，全心全力都用在對付日軍侵華身上；於今日軍已戰敗投降，中央政府已無他顧，自可用全力來對付你們。就我所知，中央不僅下令徵調駐青海的騎五軍與駐寧夏的騎一軍，先後開來新疆，同時爲了新疆氣候，更徵調原東北軍增援新疆作戰，這樣的軍隊，對寒冷氣候與沙漠地帶都能適應，還想打不了勝仗……」

會在東北軍中潛伏

我的回話剛說到這裡，葉夫西諾夫竟打斷我的話，他接下就說：

「東北軍方領袖張學良父子，我都見過面；尤以張宗昌將軍還是我的老朋友呢。」

由葉夫西諾夫的插言，可以得知他曾經混跡於東北歸化軍，給張宗昌當過部下呢。由此證知，老毛子俄國人對我新疆固然時圖染指，即對我們東北，也時想混水摸魚，插手其間。當他的插

言甫畢，我接下又說：

「……此外坐鎮西安的胡宗南將軍，正調集空軍進駐蘭州，隨時作支援新疆有力後盾！」

「你說這些大話，能把我唬倒嗎？」

「你要我說實話，我現在對你說都是實話，並非用來唬嚇你，只是提醒你，對伊犁亂事，要適可而止。假如你貪得無厭，那無異是白晝作夢，要空喜歡一場了！」

「你的說辭，是想以和平談判的辦法，來解決此次新疆亂事，這是你們漢族人的如意算盤，而我們『東土』政府正在革命期間，所需要的是戰爭，却不是和平！」

葉夫西諾夫既然回言，伊方不需要和平，那我所施攻心戰術，至此就算失敗！在灰心失望之餘，還有何言可說。我的第二次被審，至此告一段落，最後又還押囚室。

空襲叛軍打開僵局

不知是上帝的安排，還是事有湊巧，就在我第二次被審後的三天，我國空軍對烏蘇機場與城郊軍營，曾作了一次猛烈的空襲，頓使位居「東土」太上皇的葉夫西諾夫，驚慌失措，失去鎮定，認為此次的空襲，就是中國中央政府全力應付新疆亂事的先聲，證實了我和他的談話就要變成事實，於是在空襲後的翌日，他又把我請到他的司令部會客室內，進行第二次的會談。他劈頭第一句話就說：

「郭將軍你前天所提建議，要用政治談判方法來解決目前新疆戰事，很有遠見，大有道理，

不妨試試。但進行和平談判，總得選擇個適當的地點，依你來看在什麼地方比較適宜？」

「當然以新疆省會所在地的迪化市最為適宜！」

「然而烏魯木齊（迪化）市，是你們漢族軍隊所控制的地方，而我方談判代表，一到那裡，如被你們漢族人扣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」

「中國是禮義之邦，自古有句名言『兩國交戰，不斬來使』，如你們派出和談代表去迪化，新疆省政府當會以上賓之禮待之，那有被扣留之慮？」

「你說此話能靠得住嗎？」

「當然靠得住，我是中國國軍少將師長，今雖作俘，仍有身價，我可以自己生命，來作和談代表安全保證！」

「你既以生命來作擔保，那我方就得把你移送伊犁城區內，對你的安全也得作最好的安排才對！」

我在烏蘇被敵方囚有半月的時光。囚囚室原是一間汽車修理廠的材料儲藏室，窗戶上以及牆壁上雖都裝有鐵欄桿，但窗戶很大，並且敞開，對外視線，一目瞭然，在我作囚期間，對敵司令部種切，留有很深的印象。因為該汽車修理廠就是敵司令部的外院，所有出入人員都可一目瞭然。其中當以葉夫西諾夫與波里諾夫是最高級的人員，其次出入較多人員，都是老毛子與歸化族人，而維（吾爾）、哈（薩克）人反而很少，由可知誰是伊亂事件的主人了。所有出入人員，大都穿着俄式列寧裝，上嘴唇上留着小鬍子，

腳下都穿大馬靴，走起路來格格作響，一切行為完全俄化，那有維、哈族人革命的影子。所謂「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」者，僅是俄帝侵新的一块招牌而已！

此外令我最高心，也很刺目的一件事，就是該汽車修理廠所，修理的汽車，根本沒有俄製羊毛式的軍車一部，完全都是我們輜汽四團的六輪大卡車。我們的軍用大卡車，怎樣跑進敵人的汽車修理廠呢？就是筆者前文述過，因迪化兵站總監班某，想在新疆發國難財，將六十四輛軍車載上商品，想到阿山換黃金，結果在回程中，路經塔城額敏地方時，適遇波里諾夫所率大軍，致成敵人的勝利品。此一失一得的事情，影響新疆軍情太重，本師棄精援烏，未能成功，竟致全師覆沒，就是奠因此。假使本師當時糧彈充足的話，即使因時間關係，援烏不成，也可繞過烏蘇直趨綏來，起碼轉進天山奔向焉耆與阿克蘇，都不成問題。於今看到自方的軍車，反為敵人所利用。怎能不令人悲從中來，欲哭無淚呢？

在該廠內還停有一輛小型坦克車，原是第二軍固守烏蘇時的主要武器之一，在撤退時因突生故障，致被遺棄，於今也被修復。敵方每有遊行，常作勝利品在烏蘇街頭展示。總而言之，在汽車修理廠，被囚半月，所看到的都是感慨萬端，令人悲嘆的事！

強迫移往伊犁囚禁

在我被囚的第十天，忽有一個被俘的士兵經過我的囚室。經我商得那個哈薩克勤務兵，將這

個被俘士兵叫到窗口，談了一陣話。由他口中，始得悉在烏蘇被俘官兵的概情，全部被關進勞改營中。因當時正值烏蘇秋收時候，這些被俘官兵，每日分隊去田野作收割秋禾工作，每人每餐只發給一甕餅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如少了一個人，就槍斃領隊人。凡有病的人，既不給食，也不給醫，那就非死不可。這就是打了敗仗的下場，夫復何言！

時至九月十四日下午一時，我的哈族勤務兵，突然對我報告說：

「師長請您準備一下，現在就要送你去伊犁城。祝您一路平安！」

「你能不能隨我一道去伊犁？」

「我沒有奉到命令，我不能去！」

該哈族青年向我報告完後，就將我囚室內的日用品，裝進他準備好的一個網籃內，就提着網籃領我離開囚室，走到廠邊所停的一輛軍車上。當時車上已坐滿了押我的哈族士兵，僅有一位領隊是歸化族人，他坐司機傍邊的駕駛室內。因為全車僅我一人是漢族人，一路上連個說話的對象都找不到，真是比囚室還悶！好不難受！

由烏蘇到精河，原是舊遊之地，沿途上見景生情，感觸萬端。在本年四月底，本人第一次經此路到精河，是出任四十五師師長，身價是精河前線的最高軍事指揮官。時僅半年，第二次再經此路前來精河，却變成車中囚，身價變化之大，桑田變成滄海！令人感愧不已，唏噓再再！

第二件令我觸目的事，過去沿途凡有橋樑，我方都派有軍隊駐守，然而我此次西行，所經橋

樑却看不到有兵駐守，此中原因，可能與沿途居民有關，因為沿途居民，以哈族為多。由此一事就可證知民族主義之重要矣！

因為送我專車，是十月四日下午一時開出烏蘇，車到精河，剛好日落。押車人員不願繞道，未進精河城，就停住於城西廿里的八家戶地方。按八家戶給我留有深刻的印象，當我就任師長後，於五月初巡視該地時，曾挨過駐沙山子敵人的槍子。其後於八月初，本師奉命撤退時，駐守沙山的一連部隊，因暴露行踪，被敵追殺於八家戶地方。而這一連官兵的忠骸，因大軍依時撤退，致無法收拾。於今本人雖重臨此地，不僅不能安慰忠靈於地下，反而本身也變階下囚，午夜捫心，愧疚萬分！

俟翌日天明，車過沙山子時，公路兩邊山頂上的碉堡，雖然巍然仍存，但已失效用，猶如秦始皇所築長城，係供後人憑弔而已！然而憑弔沙山子碉堡者，反而是我自己！又何能與萬里長城來相比呢？

車過沙山子再往前行，對我來說，都是第一次經過的生路了。第一大站就是大河沿，曾為敵人進攻精河的前方指揮所，建有許多軍用工事，於今都成過去，成為憑弔的遺跡。由大河沿再往前行，公路方向作九十度的大轉彎，由西轉南進入山區，依序的地名是五台、四台與三台，然後至菓子溝，亦稱松樹頭，顧名就可思意，此地不僅滿山松樹；尤且遍地產菓。有名的伊犁蘋果，多產於此地。在軍事地形上來說，尤為伊犁門戶。民國卅三年冬，伊犁變起，我四十五師曾奉命

增援解危，即被阻於此地，致未達成任務，就是明證。在松樹頭公路東邊，有一內陸湖，湖名賽里木淖爾，周長有二百多里，湖水清碧，一塵不染。但時起大風，多有巨浪，既無舟楫之行，亦無魚鹽之利，尤且不宜人飲，如飲手脚即麻木疲軟，大概是因冰雪之水所集於此，水性甚寒之故吧。

迪化和談達成協議

菓子溝全長約五十華里，其間兩山矗立，樹木參天，再加水壅長河，雪蓋遠山，山景之佳，甲於江南。出了菓子溝，即到伊犁大平原。因所乘汽車發生故障，遂宿於蘆草溝，亦即平原與山地之交接處。而此一大平原，因伊犁河繞迴其間，平谷土廣，地質沃肥。尤自清中葉，經將軍松筠及欽差大臣林則徐，先後引水成渠，灌溉其間，農業產量居於全省之冠，遂有新疆谷倉之譽。可惜現在落入敵人之手，良可慨嘆。

我是十月六日進入伊犁城，即被關在「東土」內政部的牢房內。按偽內政部地址，原是伊犁區警察的舊址，區警察局設有牢房，因利就便就被關在偽內政部內。在我進入牢房第三天，又來了兩個人，即在阿山降敵的十一師苑凌雲師長與阿山區高伯玉專員。為何把這兩個老新疆，也和我關在一起呢？這大概與和談有關，要由我們三人，作為他們和談代表的安全保證吧？

就在我被關進偽內政部的牢房第五天，也就是民國卅四年十月十一日，伊方就派出三位和談代表，去迪化進行談判。一開始的三位代表是偽

外交部長阿哈買提江、內政部長賴希木江與財政部長阿巴索夫，其後又加入中教育部長賽福鼎與司法部長阿不都哈依爾等五人，在「東土」來說，可說羣英盡出。不時來往於伊（犁）、迪（化）之間，與我方和談代表張治中、彭昭賢、劉孟純、王曾善等，展開談判，時經兩個半月。所謂和平條款，共計十一條，於民國卅五年元月三日，在伊犁「東土日報」與迪化新疆日報同時發表。其內容如下：

一、伊犁事件和平解決後三個月內，由各縣人民選舉縣參議員，成立縣參議會；由縣參議員會選舉縣長、副縣長。縣政府科長以上人員，由縣長委用。尚未實施上項選舉以前，各區縣現有官吏予以保留。

區行政督察專員，由全區各縣參議員選舉產生。專員公署職員，由專員任用。

二、政府應取締對宗教之歧視，並予人民以信仰宗教之完全自由。

三、國家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之文書，准予單獨使用其本族文字。

四、在小學與中學，用其本族文字施教，但中學應以國文為必修科，大學則依照教學需要，併用國文與回文施教。

五、政府確定民族文化與藝術之自由發展。

六、政府確定出版、集會、言論之自由。

七、政府按照人民實際生產力，並視其力量，規定稅率。

八、政府給予商民以國內外貿易之自由。但對外貿易商民，應遵照中央政府與外國所訂商約

之規定。

九、新疆省政府之組織，應由中央予以擴充。委員名額為廿五人，十名由中央直接簡定，其餘十五人，由各區人民代表保薦中央任命之。省政府成員另訂文。

十、准予組織民族軍隊，以參加此次事變者為原則。參照國軍編制，重新改編。至於民族軍隊之數額與駐地，應另作成附文，俟簽定後，始生效力。

駐新中央軍隊，不與民族軍同駐一地。

十一、事變迄今，現在雙方拘捕之人士，於事件解決十天以內，相互開釋，並保證今後不得以任何藉口，加以歧視。

最後簽名的代表：在中央政府方面，僅張治中一人，在伊方代表為阿哈買提江、賴希木江與阿不都哈依爾三人。此項文件簽定維漢文兩種，雙方各執維漢文各一紙，簽字地點是迪化新大樓，時間是民國卅五年元月二日。

談判進度反覆困難

和平條款，並非一促即就，其間曾有兩次停擺。換句話說，此次的談判是一而再，再而三始得定案。但在這三次和談中，我們被囚三人，雖不知其中內情，却每有感覺。如談判有了進展，我們的飲食就好些，管理囚室人員的態度也好些。若談判受了挫折，我們的飲食就打折扣，不僅質差，尤且量少，使囚人腹中常感饑渴。尤其在精神方面，硬是找碴來折磨人。而我的同伴苑、高二人，是在阿山戰敗，自動向敵投降的，在敵

營目中要低人一等，因此一遇談判受阻，就迫令他倆去清掃囚院，擦洗廁所，加以羞辱。對筆者雖未如此，但也不令我好過。就我記得，在十一月談判受阻時，敵人軍法官突提我出堂審問，劈頭第一句話就說：

「依照國際公法，兩國交兵，不殺戰俘；你為什麼在精河、沙山子一役，將所俘我方錫（泊）、索（倫）兩族士兵廿五人，全數殺掉？你要曉得違法殺人，就得償命呀！」

「我在沙山子一役中，所俘你們的士兵中，不僅有錫（泊）、索（倫），還有維（吾爾）、哈（薩克）士兵，共計五十多人。在我徵詢他們意見後，全部釋放，未殺一人！」

「你所釋放的維、哈族士兵，全數歸來，當然不錯。然而錫、索兩族士兵廿五人，却未歸隊，當然是被你殺掉了！」

「不同語文的維、哈族士兵，我都釋放了；而錫、索族的士兵，同用漢語國文，我又何能殺他們呢？」

「那他們未見歸隊，是何原因呢？」

「新疆地面這麼大，他們被釋放後到處可走。我怎能得曉他們到了那裏呢？」

因為我的回答，既合情也合理，尤其合法。他們特別向我找碴審問，就此告一段落。

邊族青年歷史恩怨

按我那次釋俘最大的原因，就是食糧不足。扣押戰俘就得供給飲食。五、六十名戰俘，就需半連人的給養。為省軍糧，共扣了一夜就全部釋

放。因這些戰俘，全數都是土生土長於伊犁九城的青年。維哈族青年獲釋後，因伊方軍隊中下級軍官，都係維哈族人，他們語言思想、宗教信仰相同，自會報到歸隊。然而錫、索兩族青年則不同，他們的老祖宗，是在清初乾隆時代，跟兆惠將到新疆，在準噶爾亂平後，清政府就實施軍墾政策，錫泊與索倫兩族士兵，統統留在伊犁區作屯墾，就此落戶於伊犁九城之一的寧西縣境，於今已歷時三百多年。如以卅年為一代，他們已相傳十代之久。而錫、索兩族人，一向都是仇俄的，對此次伊犁亂事，當不贊同。只是因迫於形勢，忍氣吞聲，被徵為「東土」士兵，有了機會就會逃役。此次被釋放回鄉，自要設法躲藏起來，那還會自動向「東土」軍隊報到歸隊呢？而「東土」的軍會們，因他找不到釋俘，就向我這個倒霉鬼找碴出氣。

在十二月初的第二回合，談判受阻後，敵方光頭軍法官，再度提審我，向我出氣。此次主審題目，放在三個特務身上，硬說是我主其事，要依徵辦特務法，辦我重罪。按這三個特務人員，以民族成份來論，一個是維吾爾族，一個是塔塔爾族，一個是哈薩克族。他們三人曾在迪化警務處受過特務工作的訓練。在四月底我要趕赴精河就任時，在向胡國振處長辭行時，他因利乘便，當面將這三個青年交給我，由我負責，送入伊犁區去做工作。當我携領這三個青年到達精河後，每人送給他們一匹馬，經由精河南山潛入伊犁九城，已與他們斷絕關係。在我來說，大而對得起國家，小而對得起胡國振處長。巨料這三個特務

人員，潛到伊犁後，因行為不慎，身份暴露。他們三人反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竟然投降敵人，將我幫助他的往情，恩將仇報，指控我也是特務系統人員。在他們第二次談判受阻後，就將此事提出，向我找碴出氣。指出所派特務，不僅他們三人，一定另有人在，硬要我說出。

本人雖與胡國振學長，同在黃埔四期受訓，但與特務業務無關。前三個特務人員赴伊區，我雖幫過忙，僅是幫忙而已。於今光頭主審者，硬要我說出其他特務人員姓名，我就無從說起，因此就稱絕未再有此情。而那個光頭找碴人，當然

還不相信。接下文說：「假使我找出證人來，你怎麼辦？」

「將我槍斃好了！」於是他就將會幫助過的三人中的一人，叫來和我對證，但他也指不出第四個人來。此次找碴氣人的事，才又告一段落。而我們三人，精神與物質上所受的痛又告加重！一直到民國卅五年元月二日，和平談判簽了字，我們的囚中生活，再又趨於正常。在此兩個半月的談判中，我雖不知內容，但有感觸，却能體會到談判是順利，或是逆境。蓋因我們三人已成此次談判的政治寒暑表了！——未完待續——

大專
用書

最新應用文

邵健行著
定價壹佰伍十元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、書信種類、結構、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。便條。明信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、題辭。啓事。廣告……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定價壹佰伍拾元。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。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。